

曹仁伯先生

曹存心字仁伯。別號樂山。常熟福山人。幼時讀書穎悟。願以家道不丰。一稔不足裕衣食。遂謀習醫。從薛性天先生游。薛故郡中名宿。得先生劇賞之。謂將來光吾道者。必曹生也。先生居薛所十年。作燈輝掌。上自靈素。下逮薛喻諸家。無不研求貫穿。乃出應病者之求。輒奏奇效。先生嘗言。医者存心。須視天下无不可治之病。其不治者。皆錢之心未盡耳。故其臨病人也。研精覃思。盡以一心貫乎病者之食息起居。而曲折無不周至。每有劇病。他人所棄而不治者。先生獨能運以精思。而以數劑愈之。古人謂生死肉白骨。先生誠有之焉。先生又言。每遇病機叢雜。治此礙彼。他人莫能措手者。必細意研求。或於一方中變化而損益之。或合數方爲一方。而融貫之。思之思之。鬼神通之。苦心所到。必有一恰合之方。投之而愈。疑者以是知醫者之於病。稍涉危疑。即目爲不治而去之者。其不盡心之過。爲不少也。先生所著琉球百問。繼志堂醫錄。通脫錄。延陵弟子記。略諸書。先生所著醫案。於通脫錄。延陵弟子記。略外。未有傳本。柳實治取其門弟子所錄存者。爲之次第整理。刪其繁亂。捫其精粹。間或贅以評語。以發明其用意之所在。後人讀之。猶可想見其診病時危坐构思。旁若無人之概云。

錄目案醫伯仁曹

內傷	一	疝氣	三
痿痺	三	癰癤	三
痰飲	四	腫脹	四
欬喘	五	頭痛	五
失血	六	遺精	五
虛損	三	小便	四
嘔噦	四	泄瀉	四
痺氣	七	大便	四
脘腹痛	六	蟲病	四

曹 伯 仁 醫 案

武進徐衡之編纂
嘉定姚若琴

江陰柳寶詒穀孫評註
蕭山謝誦穆圈點

內 傷

心營與腎水交虧。肝氣挾肝陽上逆。胸中氣塞。口內常乾。手震舌掉。心煩不寐。卽有寐時。神魂游蕩。自覺身非已有。甚至便溏納少。脾胃亦衰。脈形細小無神。而有歇止之象。遂證施治。似乎應接不暇。因思精神魂魄。必令各安其所。庶得生機勃勃。否則悠悠忽忽。恐難卜其旋元吉。擬許學士真珠母丸法。

石決明 人參 歸身 犀角 龍齒 茯神 生地 麥冬 棗仁 炙草 淮藥 沈香 另珠粉先服。

詒按。此方於肝氣一層。嫌少理會。愚意去山藥甘草。加木香陳皮。則胸中之氣塞亦平矣。

再診脈之歇止向和。便之溏泄不作。氣塞稍平。手震亦定。但寤多寐少。內臟之魂魄未安。胸痞脘悶。上壅之濁痰未降。容將通陽鎮逆法。參入前方。冀相與有成耳。

真珠母丸

真珠母 熟地 當歸 人參 黃仁 柏子仁 茯神 犀角 龍齒 沉香

去柏子仁

當歸

加旋覆花

代赭石

陳皮

冬朮

炙草

白芍

麥冬

甘瀾水煎竹瀝沖服。

詒按案云通陽鎮逆。方中用旋赭鎮逆。而朮芍麥冬。則未可謂之通陽也。

三診夜半得寐。心腎已交。肺魄肝魂。自能各安其藏。無如心易煩動。神反疲乏。氣猶短促。胸還痞悶。脈仍細小。兩足不安。脈虛證虛。是謂重虛。而兼有溼痰。從之爲患。夫痰卽有形之火。火卽無形之痰也。法當固本爲主。消痰佐之。

人參固本丸

加龜板

茯神

黃仁

白芍

淮麥

陳皮

旋覆花

柏子仁

冬朮

另珠粉

竹油。雞子黃一枚和服。

詒按：於痰病重投冬地，得無嫌其滋膩否。

四診：風火痰三者之有餘，留滯肝經，以致臥血歸肝，魂不能與之俱歸，筋惕肉瞤而醒。前次氣短等證，莫不因此而又起於有年。病後氣血兩虧，何堪磨耐。所治之方，不出許學士法加減。現在脈息細小帶弦，雖無止歇之形，尙有不靜之意，究屬難免風波，未可以能食爲足恃也。

石決明 麥冬 犀角 柏子仁 龍齒 棗仁 歸身 大熟地 羚羊角 冬朮 白芍 陳皮
人參 茯神 銀花 薄荷 另金箔 竹瀝 真珠粉 薑汁沖服。

詒按：方中用銀花薄荷兩味，不識其意何居。

五診：前夜熟睡，昨又變爲少寐。寐之時適在子時，以後肝膽兩經尙有餘邪可鉅。更兼痰火阻氣，時逆時平。其氣逆時，必面赤心悸，甚則肉瞤筋惕，煩熱不安。脈亦隨之變異。所謂心火一動，相火隨之是也。調治之外，必須靜養，俾心火凝然不動，方可漸入坦途。

人參 丹參 麥冬 元參 旋覆花 冬朮 橘紅 小麥 棗仁 茯神 川貝 炙草 枇杷

葉 竹茹 珠粉

詒按、相火屬少陽。即膽火也。方中川連竹茹。恰合病機。

六診所患小恙。無一不除。蓋以清之化之。補之養之。無微不至。而得此小效耳。所嫌者。寐非其時。寤非其時。心陽太旺。神氣外馳。是衛氣獨行於陽。陽蹻脈滿。滿則不入於陰。陰分之虛明矣。將滋陰之品。參入前方。未識能弋獲否。

前方加大生地 陳膽星 另真珠母丸 硃砂安神丸各五十粒

詒按、此證不寐。乃肝膽有痰火所致。案中引內經陽蹻脈滿之文。本圖強爲牽合。至以經言陰虛。指爲陰血之虛。尤非經文本旨。

七診。人可以參天地之幹者。莫貴於眠食如常。今食能知味。眠則未安。昨夜忽寐忽醒。醒則不爽。寐則不安。以昭衛氣不得入於陰。獨留行於陽之

意。按案語。牽合支離。總不入理。是陽驕脈滿。營血不能充足。肌肉不能潤澤。苟非陽生陰長。陰足戀陽。何以漸入佳境。然營中之血。既不生之於心。烏能藏之於肝。統之於脾。而欲藉草木之無情。俾血肉之有情者。以生以長。談何容易。況當此痰火易煩。得食暫安。以及虛風內動。筋惕肉瞤。支體牽搖。大便難通之候。更難爲力矣。急宜加意調理。

前方去元參、旋覆、珠粉、丹參、加黃耆、遠志、歸身、半夏、木香、圓眼肉、另真珠母丸四十粒、硃砂安神丸三十粒。

詒按：黃耆與此證不甚合。膽汁炒半夏。思路新穎。

八診：徹夜好眠。神魂已定。是佳兆也。但脈形細小而兼滑數。數爲有火。滑爲有痰。細屬陰虛。小屬氣弱。虛弱之中。兼有痰火。有時面紅。有時欬嗽。有時氣痞而短。有時煩熱不安。更兼大便燥而小便短。筋惕肉瞤。支體動搖。神情困倦。語言無力等證。均未平復。還宜謹慎小心。

前方加柏子仁 另硃砂安神丸三十粒 真珠母丸四十粒

詰按此好眼是痰蒙所致未必定是佳兆。

九診臟之爲言藏也。心之神。肝之魂。肺之魄。脾之慧。腎之志。無不各得其藏。五臟和矣。卽有不和。因藏真不足。蓋有待也。而與藏相表裏者爲府。府以通爲補。與藏之以塞爲補者有間。因思胃主下行。腸主津液。津液不充。下行失令。故大便秘結而難通。此際不以滋養營陰。俾得施潤澤。非計也。目前之治如此。將來或痰或火。或感或傷。偶有違和。事難逆料。斷無預定之理。隨時斟酌爲囑。

麻仁 郁李仁 柏子仁 松子仁 桃仁 陳皮 人參 蘇子 另朝服膏滋藥。晚服丸藥。

此王江涇王姓病也。是人素有肝火上升之病。想熱病之後。必有餘邪餘火。留於肝膽。乘虛竊發。氣塞而不能臥起者。中有實痰。加於短氣不足以息之體。神魂搖蕩。身非已有。虛之甚矣。用真珠母丸法。先以犀角治實火。參地補氣血。俾相火得清而寢安。第二方卽參入陳皮竹油豬石旋覆花。挾補挾化。

第三方人參固本。人龜板。芍藥黃。第四方加入羚羊銀花。清藥與補藥。俱加倍用之。第五方。竟是干味溫膽。喫重痰火一層。用藥心細手和。既沈着。亦靈敏。洵可法可師之作。

先生之病。素稟溼熱。又挾陰虛之病也。溼者何。地之氣也。熱者何。天之氣也。天地鬱蒸。溼熱生焉。溼熱稟於先天者。與元氣混爲一家。較之內傷外感之溼熱。屬在後天者。豈可同日語哉。設使薄滋味。遠房幃。不過生瘍出血而已。乃從事膏粱。更多嗜慾。斯溼熱外增。陰精內耗。藏府營衛。但有春夏之發。而無秋冬之藏。無怪乎風火相煽。而耳爲之苦鳴也。當斯時也。靜以養之。猶可相安無事。何又喜功生事。火上添油。致陡然頭暈面赤。其一派炎炎之勢。蓄無非肝經之火。督脈之陽。上冒而爲患。近聞用引火歸原之法。以爲甘溫能除大熱。嗟乎。未聞道也。夫甘溫除大熱者。良以下極陰寒。真陽上越。引其火歸其原。則坎離交媾。太極自安。若陰虛溼熱。蒸動於上者。投以清滋。尙難對待。况敢以火濟火。明犯一誤再誤之戒乎。逮後清已有法。滋亦頻投。飲

食能增，身體能胖。而坐立獨不能久者，明是外盛中空。下虛上實。用藥殊難。嘗見東垣之清燥湯，丹溪之虎潛丸，潤燥兼施，剛柔並進。張氏每贊此兩方。謂必互用，始克有濟。何故而不宗此耶？然猶有進於此者。治病必資藥力。而所以載行藥力者，胃氣也。胃中溼熱薰蒸，致吐血痰嗽，鼻塞噎氣，二便失調。所謂九竅不和，都屬胃病也。然則欲安內藏，先清外府。又爲第一要着矣。至秋末冬初，病甚者，十月坤卦純陰，天已靜矣。而溼熱反動，腎欲藏矣。而溼熱仍露，能勿令病之加劇乎？附方謹復。

古鹽 甘草 半夏 海蛇 草薢 飴糖 刺蠟皮 霞天麴 十大功勞藥 橘葉

其爲末，竹瀝和水泛丸。每朝四錢。服完後，合虎潛丸全料同合常服。按方中海蛇、草薢、飴糖，不能作丸。此必有誤。

愚意用東垣清燥湯方合。青鹽以下數味爲末。而用半兩海蛇黃汁。和飴糖竹瀝泛丸。乃合。

原註：起手從清溼熱之病，陰虛之體，發明先天素稟溼熱之故。第二段一折，折出嗜欲膏粱，因此更加陰虛。第三段再折，折出動火傷陰。第四段直闢用熱之謬，下乃歸到治病。先治胃，通篇說理既精，筆力

遵老饒有古文筆意。

詒按、推論病原。指陳治法。言言切實。絕無模糊影響之談。最後推出先清胃府一層。尤爲洞中竅要。深合機宜。凡治陰虛溼熱者。於此可悟出法門矣。

身熱手心熱。少力神倦。澀利脈濡。此脾陽下陷。陰火上乘。甘溫能除大熱。正爲此等證設也。

補中益氣湯 加鼈甲

詒按、此脾虛內熱證也。用東垣法最合。

心脈宜大者反小。腎脈宜沈者反浮。浮則爲傷。小則爲虛。想是讀書攻苦。心腎不交。失其封藏之職。夫心腎卽嬰兒姪女。欲其交者。須得黃婆爲之媒合。黃屬中央。脾土所主。舍補中宮之外。昏屬徒然。

歸脾湯

詒按、惜丹訣以談醫理。原一貫也。此案說理頗精。惜未能指列病狀。

晝爲陽。陽旺應不惡寒。夜爲陰。陰旺應不發熱。茲乃日間惡寒。夜間發

熱。何以陰陽相反若是耶。此無他。陽虛則惡寒於日。陰虛則發熱於夜。陰陽之正氣既虛。所有瘡後餘邪。無處不可爲患。足爲之浮。腹爲之滿。溺爲之短。一飲一食。脾爲之不運。生飲生痰。肺爲之欬嗽。脈從內變。而爲細弦。夫形瘦色黃。舌白。陽分比陰分更虧。極易致喘。

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加附子 乾薑 冬朮 半夏 橘紅

原註。案則一棧穿成。藥則理中去參。以理其本。桂枝以和其標。二陳朴杏。以化其邪。乃絲絲入寇之方。

脾爲陰土。胃爲陽土。陽土病則見嘔惡。陰土病則見泄瀉。二者互相爲患。此平則彼發。令人應接不暇。現在嘔止而泄。似脾病而胃不病。不知脾胃屬土。木必乘之。不乘胃土而嘔。必乘脾土而泄。治病必求其本。本在木。當先平木。必使陽土陰土皆不受所乘。方爲正治。

理中湯 烏梅丸 吳仙散 吳黃 茯苓 加 白芍

詒按。推究病機。既能融會貫澈。斟酌治法。自然入轍。

類中之餘。足不任身。手難舉物。尺脈無力。陰陽並弱。擬用河間地黃飲子法。

熟地 茯苓 川附 牛膝 石斛 遠志 巴戟 甘菊

再診。手之舉動稍和。足之步履如舊。蓋緣陽氣難於充足耳。

六君子湯 加熟地 巴戟 白芍 川附 虎骨

三診。足部有力。步履不艱。補方得力可知。仍以前法。

地黃飲子 地、巴、菖、獨、參、附、桂、當、去麥味薑。合異功散。

加當歸 芍藥 蠅尾 竹油

結按。此病之由乎虛者。故用藥專以補養收功。從前並未用疏風化痰之藥。案中亦無見證。至東方諸差就痊。而忽加蠅尾竹油二味。想必另有風痰見證也。

怒則氣上。痰即隨之。陡然語言塞滯。口角流涎。月餘不愈。所謂中痰中氣也。然痰氣爲標。陽虛爲本。所以脈息遲弦。小水甚多。肢麻無力。法宜扶陽。

爲主。運中化痰佐之。

六君子湯 加川附 白芍 麥冬 竹油 蝎梢

詒按、立方虛實兼到。所謂看似尋常最奇特也。勿以平易忽之。

痿痺

膝骨日大。上下漸形細小。是鶴膝風證。乃風寒溼三氣合而爲病。痺之最重者也。三氣既痺。又挾肺金之痰以痺肘。所謂肺有邪。其氣留於兩肘。肘之痺偏於左。屬血屬陰。陰血久虧。無怪乎腰脊突出。接踵而來。至於欬嗽鼻流清涕。小水色黃。肌肉暗削。行步無力。脈形細小。左關獨見弦數。是日久正虛。風寒溼三氣。漸見化熱之象。擬用痺門麤羊角散加減。

羔羊角 歸身 白芍 杏仁 羌活 知母 桂枝 薏米 秦艽 製薑 茯苓 竹瀝 桑枝

詒按、由膝而肘而脊。病情漸引漸深。方中於膝肘之邪。已能兼治。於脊突一層。似未能兼顧及之。擬再加鹿角霜川懷牛膝等味。

素患鼻衄。入夏又發。下體痿軟無力。欬嗽口乾。溺黃膚熱。想是鼻衄屢發。上焦陰液久耗。而胃中溼熱之邪。熏蒸於肺。肺熱葉焦。則生痿躄也。

清燥湯

參、香、葛、朮、歸、橘、柴、橘、柏、羌、去朮升柴。加白芍 茅花

枇杷葉

治按此證自當滋清營液爲主。東垣清燥湯立法未純。前人頗有議之者。用者當審之。案語闡發病情。極其熾帖。

人年四十。陰氣自半。從古至今如是。惟尊體獨異者。蓋以溼熱素多。陽事早痿耳。近又患臂痛之證。此非醫書所載之夜臥臂在被外招風而痛。乃因久臥竹榻。寒涼之氣。漸入筋骨。較之被外感寒。偶傷經絡者。更進一層。所以陽氣不宜。屈伸不利。痛無虛日。喜熱惡寒。仲景云。一臂不舉爲痺。載在中風門中。實非真中。而爲類中之機。豈容忽視。現在治法。首重補陽。兼養陰血。寓之以祛寒。加之以化痰。再通其經絡。而一方中之制度。自有君臣佐使焉。

熟地 當歸 白芍 虎掌 阿膠 半夏 橘紅 枳殼 沉香 黨參 於朮 茯苓 熟附
炙草 風化硝 桂枝 羌活 綿萆 蜜黃 海桐皮
共爲末。用竹瀝薑汁和蜜水泛丸。

詒按：立方清切周到。可法可師。

痰飲

動則氣喘。言則亦然。是下虛也。宜其俯仰不適矣。至於脘中拒按。隱隱作疼。築築而跳。脈息中部太弦。必有溼熱痰濁。交阻於胃。失下行爲順之常。未便獨以虛治。

川貝 陳皮 茯苓 白芍 牛膝 海蛇 半夏 另水泛育生丸

詒按：此必挾有痰飲。阻於中脘。宜從飲門用意。

再診。俯仰自如。漸通之兆。所見言動之氣喘。脘腹之拒按。已日輕一日。大妙事也。動氣攻築。獨不能除。且兼氣墜少腹。臥則可安。此則非胃氣之能

降。而實脾氣之不升也。

香砂六君丸合寧藥 加神麴 另資生丸

詒按。立論精當明了。惟用藥尚不甚得力。

欬喘

氣喘痰升。胸痞足冷。是中下陽虛。氣不納而水泛也。已進腎氣湯。可以通鎮之法繼之。

旋覆代赭湯。去薑。加蘇子降氣湯。去桂。前草薑。加薤白 車前 茯苓 枳殼

詒按。於腎氣後續進此方。更加旋覆以鎮逆。薤白以通陽。用意極爲周到。

交冬欬嗽。素慣者也。今春未罷。延及夏間。當春已見跗腫。入夏更增腹滿。口燥舌剝。火升氣逆。右脈濡數。左脈浮弦。風邪溼熱。由上而及下。由下而及中。卽經所云久欬不已。三焦受之。三焦欬狀。欬而腹滿是也。際此天之熱氣下行。小便更短。足部尚冷。其中宮本有痞象。亦從而和之爲患。用藥大爲